

增補資治通鑑

第二函  
五十五冊

資治通鑑

PDG

新刊趙甲子凡表先生編纂宋本歷史大方綱鑑補卷之十六

宋紀

世祖孝武帝

名駿字休隆文帝第三子初封武陵王起兵誅太子劼遂即位在位十一年崩壽五十三

綱甲午

宋世祖孝建元年魏興光元年

宋立子子業為太子

綱宋劉義宣

南郡王也

反敗歸竺超民備羽儀迎之荊州刺史朱脩之殺義宣并誅超民

超民兄弟應從誅何尚之言賊既遁去一夫可擒若超民反覆味

利即當取之非唯免愆亦可要義之賞而超民曾無此意微足

觀過知仁也乃原之

微足觀過知仁

綱乙未

宋孝建二年魏太安元年

春宋鎮北大將軍沈慶之罷就第

之請老表數十上詔聽以公就第頃之宋主復欲用慶之使何尚

之往起之慶之笑曰沈公不效何公往而復返尚之慙而止

沈公不效何公

綱丙申

宋孝建三年。魏太安二年。

二月魏主立其子弘為太子。

書注

弘生甫三歲其母李貴人依故事賜死是亦不可少緩乎忍哉其為君也

綱宋以宗慤為豫州刺史。

目故事府州部內論事皆籤前直敘

所論之事置與籤以主之。宋諸皇子為方鎮者多幼時主皆以親

近左右領典籤至是雖長王臨藩素族出鎮皆以典籤出納教命

刺史不得專其職及慤為豫州吳喜為典籤每多違執慤大怒曰

宗慤年將六十為國竭命正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復與典籤共臨

之喜稽顙流血乃止

綱十一月魏

以源賀為冀州刺史。

目賀上言今北虜遊魂南寇

負險疆場之間猶須防戍自非大逆赤手殺人其坐賊盜及過誤

應人死者皆可原宥諡戍守邊魏主從之久之謂羣臣曰吾用賀

得州如斗大  
不與典籤  
共臨

用賀言所  
話不小  
源智詞成  
事固

言一歲所活不少增兵亦多卿等人人如賀朕何憂哉曾人告賀  
謀反魏主曰賀竭誠事國朕為卿等保之詎驗果誣乃誅告者因  
左右日以賀忠誠猶不免誣證不及賀者可無恨哉

十二月宋金紫光祿大夫顏延之卒。自延之子竣貴重凡所

布衣茅屋  
蕭然

資供一無所受布衣茅屋蕭然如故嘗乘羸牛柴車柴音奔夫逢

平生不喜  
見愛人

竣鹵簿即屏在道側常語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要人謂權貴今不

笑令後人  
笑也拙

幸見汝竣起宅延之謂曰善為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延之嘗曰

詣竣見賓客盈門竣尚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霞之

上遽驕佚如此其能久乎竣丁憂踰月起為右將軍丹陽尹如故

延之清儉  
主所殺

竣竟為宋

延之知字  
之明

發明

延之書傳書卒褒美如此所以  
著其清儉之德知予之明也

綱戊戌

宋大明二年。魏太安四年。

二月魏以高允爲中書令。曰：允好切諫。

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屏人極論。時有上事爲激訐者，魏主謂羣臣：

「曰：君有得失，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欲以彰君之短，明己之直，此

豈忠臣所爲乎？」如高允者，乃真忠臣也。朕有過，未嘗不面言。朕聞

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允所與同微者游雅等皆至，大官

封侯而允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魏主謂羣臣曰：「汝等雖執弓刀，

在朕左右，未嘗有一言規正，唯伺朕喜以求官。今皆無功而至，王

公允執筆佐國家數十年，爲益不少，不過爲郎。汝等不自愧乎？乃

拜允中書令。帝重之，常呼爲令公而不名。游雅常曰：「前史稱卓子

康，茂劉文饒，寬劉之爲人，褊心也。狹者或不之信。余與高子遊處四

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乃知古人爲不誣耳。高子內文明而外

高允真忠

二十七年不徙官

高允不遜

呼爲令公而不名

四十年未見喜愠

仍知古人爲不誣



循生一代

柔順其言呐呐不能出口昔崔司徒

浩嘗謂高才博學一代所推

所推高允矯矯風節

所乏者矯矯風節

風調節操也

耳余亦以為然及司徒得罪詔指臨責

聲嘶股栗殆不能言高允獨敷陳事理辭義清辯人主為之動容

此非所謂矯矯者乎宗愛

中常侍

用事威振四海王公趨庭望拜高

高子獨升

子獨升階長揖此非所謂風節者乎夫人固未易知吾既失之於

管仲致州於鮑叔

心崔又漏之於外此乃管仲所以致慟於鮑叔也

鮑叔死管仲哭之泣下如雨

○六月宋以謝莊願覬之為吏部尚書○宋主不欲權在臣下

分吏部尚書置二人以莊與覬之為之初晉世散騎常侍選望甚

宋主欲重其選

重其後用人漸輕宋主欲重其選乃用當世名士孔覬王或為之

侍中蔡興宗

鄭之子也

曰選曹要重常侍閑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實雖

為輕重人心豈可變邪後竟如其言○綱八月宋殺其中書令王

遷僧達幼聰警能文而跌蕩不拘宋主初立擢爲僕射自負才地一二年間卽望作相既而下遷再破彈劾僧達恥怨所上

表奏辭旨抑揚又好非議時政後宋主與太后憤怒因誣賜死

沈約曰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爲君子違之則爲小人

累世農夫致位公相黃憲牛醫之子名重京師非若晚代分爲

二途也魏立九品蓋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而都正俗上

隨時俯仰憑籍世資用相陵駕周漢之道以智役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矣

裴子野曰官人之難矣周禮始於學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之

屬三公參其得失尚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關者眾故能官

得其才鮮有敗事魏晉易是所失弘多夫厚貌深衷險於溪壑

焉言觀行猶懼弗周况今萬品干羣俄折平一面庶僚百位專

不可紀綱假使龍作納言舜居南面而欲始致乎章不可心也

愈

遁道則爲君子  
晚伐分爲  
九品論人  
才優劣  
士庶之科  
較然有辨

綱十月宋以戴法興戴明寶等同之爲中書舍人○目三人權重

顧覲之獨  
不降意

覲之著  
命論

當時門外城市顧覲之獨不降意祭興宗與覲之善嫌其風節大  
峻覲之曰辛毘有言孫劉不過使吾不為三公耳覲之常以為人  
稟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已守道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  
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著定命論以釋之參考魏明帝時劉放孫  
資見信於上大臣  
莫不交好而辛毘不與交子儼曰劉孫用事大人宜小降意毘正  
色曰就與劉孫不平不過合吾不作三公耳大丈夫欲為公而毀  
其高節耶

○魏已亥宋大明三年四月宋竟陵王誕反廣陵宋主遣兵討之○

○魏誕知宋主意忌之因魏人入寇脩城治仗參軍江智淵知誕有

異志請假先還建康宋主以為中書侍郎沈懷文每稱之曰人所

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者其惟江智淵乎俄而事覺宋主令有

司奏請收附廷尉詔貶爵為侯遣之國使垣朗與戴明寶襲之明

盡有盡無  
江智淵



寶夜報誕典籤蔣成使爲內應誕聞之斬成擊朗殺之詔沈慶之  
將兵討誕山陽內史梁曠家在廣陵誕執其妻子遣使邀之曠斬  
其使誕遂滅曠家先是誕誑眾云宗慤助我慤至繞城躍馬呼曰  
我宗慤也誕見軍盛棄城北走誕眾皆不欲去乃復還築壇歃血  
以誓眾以劉琨之遺考之子也爲參軍琨之辭曰忠孝不得全琨之老  
父在不敢承命誕囚而殺之慶之值久雨不得攻城宋主合有司  
奏免慶之官詔勿問以激之初誕參軍賀弼固諫誕怒抽刀向之  
及兵屢敗或勸弼出降弼曰公舉兵向朝廷此事旣不可從荷公  
厚恩文義無違背唯當以死明心耳飲藥自殺慶之帥眾攻克廣  
陵誕走追及斬之

三辛丑

宋大明五年。

宋主收遊

無度嘗出夜還敕開門侍中謝

謝莊欲效  
邳君章

莊居守以繁信或虛

刻木爲合符曰  
繁吏執以傳信

執不

奉旨須墨勅乃問

曰卿欲效邳君章邪

邳君章漢光武出  
獵夜還邳拒關不開

對曰臣聞王者祭祀

畋遊出入有節今陛下晨往宵歸臣恐不逞之徒妄生矯詐是以

伏須神筆乃敢開門耳

**宋**司寇沈慶之罷就第

**綱**十月

宋以新安王子鸞爲南徐州

刺史○**目**初巴陵王休若爲北徐州以張岱爲參軍行府州國事

後歷臨海豫章晉安三府與典籤主帥其事事舉而情不相失或

問其故岱曰吾人言一心可事百君我爲政端平待物以禮悔吝

之事無由而及明闇短長更是才用之多少耳及是子鸞復以岱

爲別駕行事

**綱**壬寅

宋大明六年○  
魏和平三年

**宋**策孝秀於中堂

**目**楊州秀才

漢取士  
有孝廉

一心可事  
百君

顧法對策

秀才二等自唐及今雖進士猶以秀才為號。顧法對策曰源清則流潔神聖則形全躬

躬仕易於上風

化易於上風體訓速於草偃上惡其諒投策於地

綱癸卯

宋太明七年魏和平四年

正月宋吏部郎江智淵卒。目初淑儀殷

貴如卒宋主痛悼不已命智淵議淑儀謚智淵謚曰懷宋主以為

不盡美喻之他日至如墓指石柱謂智淵曰此上不容有懷字智

淵懼竟以憂卒

綱夏宋

以蔡興宗袁粲為吏部尚書

粲叔兄子也

目宋主好狎侮羣

臣常呼金紫光祿大夫王元謨為老儉僕射劉秀之為老慳顧師

伯為齟齬

齟齬音目露齟齬貌

其餘短長肥瘠皆有稱目又寵一崑崙奴令以杖

擊羣臣惟憚蔡興宗方嚴不敢侵媒議曹郎王軌之曰蔡豫章昔

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嘗私之日未嘗相見蔡伯書謂蔡宗今

此上不容有懷字

蔡氏書名  
目能負荷

日可謂能負荷矣

袁了凡曰

蔡興宗都督荊州被顧命徵還京時王道隆在參國

政權重一時躡履到興宗前不敢就帝良久方去竟  
不呼坐而興宗子約任齊遷司徒長史蕭鸞為錄尚書輔政百  
僚脫屣到席約躡展不改父子世直矣又蔡順之方雅蔡樽之  
英凝蔡凝之正色自子度以來百年  
高闕四世忠節為江左禮門休哉

綱六月宋

大修宮室

○

宋主為人機警勇決學問博洽文章華

敏文善騎射而奢欲無度自晉氏渡江以來宮室草創宋興無所

增改至是始大修宮室土木被錦繡侍中袁覬因盛稱高祖儉素

之德

宋主壤高祖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

者壘土為之示儉素也籠罩燈之具以紗蒙之宋主曰田舍公得

此已為過矣

綱甲辰

宋大明八年○  
魏和平五年

宋主駿殂太子子業即位○  
年十六蔡

袁覬構高  
祖儉素之  
德

興宗奉璽綬太子受之敖情無戚容興宗出告曰家國之禍其在此乎

**史臣斷曰**

孝武勦除逆亂師直而壯成功固宜即位未幾沉酒於酒荒淫於色貪冒瀆貨嘲弄公卿誅仇諫士大典官至濫賞嬖素帑藏空虛迹其無道恒靈不若得保首領以沒於幅下蓋亦幸矣永欲永保其國尚可得乎身沒未幾嗣子殲滅宜矣

**太宗明帝**

名或字休景文帝第十一子初封湘東王及廢帝被誅大臣迎或立之在位七年崩壽三十四

**鑑乙巳**

宋主子業嘉景元年太宗奉始元年○魏和平六年

**五月魏**

**王殂初魏世祖經營四**

**方國頗虛耗重以內難朝野楚楚**

楚楚懷愴苦楚之意

**高宗嗣之與時消息**

**靜以鎮之懷集中外民心夷安顯祖弘即**

**位**弘高字長子也是時為顯祖獻文皇帝

**年十二馮太后臨朝稱制**

**綱春宋鑄二銖錢○**

**目九月沈慶之啟聽**

**民私鑄錢由是錢貨亂**



宋世舊眼  
經環錢

殺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鷺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經環錢貴之以縷入水不沉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料數十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賈不行至十一月罷一銖錢禁鷺眼經環錢餘皆通用

鑑宋王子業殘暴日甚宗室百官濫被誅殺壽寂之弑之迎湘東王或即位

丁南湖曰子業罪浮桀紂天下怨如讐敵弑之者寂之而欲

綱丙午宋太始二年魏顯祖春正月宋遣建安王休仁討子勛

晉安王也於江州子勛遂稱帝鄧琬詐稱受路太后尊號豫書冀湘徐廣梁

益州皆舉兵應之○目宋主謂蔡興宗曰諸處未平殷琰已復同

逆判順說豫州刺史殷琰使應子勛琰初以家在建康未許後不得已從之為之奈何興宗曰逆之與

順臣無以辨然今商旅斷絕而米甚豐賤四方雲合而人情更安

以此卜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之言耳晉羊祜曰

吳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宋主知琰附潯陽**郡名**非本意乃厚撫其家以招之**

**發明**子助前書舉兵者子業無道故子助不以反書也湘東既繼大統則是社稷已有奉人民已有主矣子助使當返施

還州告論都郡以國已有君之意如是則宗廟重安境內無慮豈不休哉不是之思遂乃正號稱尊則是志在爭帝非復前此

避禍之意也綱目直書曰討然後宋師可舉名義正矣故自此以下皆以臺軍別異而書之

殷孝祖帥兵赴建康

**宋兗州刺史殷孝祖帥兵赴建康**時內外憂危咸欲持散孝祖忽主所領皆儉楚壯士人情

安

**書法**書赴建康子從正也

**綱宋臺軍克會稽**吳喜任農夫及上虞令王晏之功也**三月殷孝祖中流矢死**

殷統軍可謂死將

孝祖每戰常以鼓蓋面隨軍中已憂其為賊所識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將矣**沈攸之代將擊潯陽軍大**

破之倭之以幹畧推方興興詔以攸之督前鋒

朱臺車京江州

初秋八月宋臺軍克江州殺子勛傳晉建康初子業之世在內大

觀求出為雍州刺史以蔡興宗為荊州長史辭不行謂觀曰子欲在外求全吾欲居史免禍至是衣冠流離外難百不存一眾乃服

蔡興宗先見

宋主殺其兄之子安陸王子綬等十三人世祖二十八子於此盡矣

宋徐州刺史薛安都汝南太守常珍奇等初應並遣使乞降

命將迎薛安都

主以南方已平欲示威淮北乃命張永沈攸之將甲士五萬迎安

都安都聞大兵北上懼遣使乞降於魏珍奇亦以懸弧縣名屬汝南郡降

魏皆請兵自救魏遣尉元等救彭城○宋立子昱為太子宋主無子

宋主於孝武之子誅戮無遺而甘為呂秦生晉之類天理盡人道滅欲不再傳而亡得乎

嘗以宮人陳氏賜嬖人李道兒已復迎還王昱又密取諸王姬有孕者內之官中生男則殺其母而使寵如母之  
丁未宋泰始三年宋張永等棄城夜遁尉元邀其前薛安都

乘其後大破永等於呂梁之東呂梁山名在直隸徐州城南死者以萬數枕屍

六十餘里永與沈攸之僅以身免由是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

之地○**宋**主復遣沈攸之等擊彭城攸之以清泗方涸糧運不

繼固執以為不可**宋**主怒彊遣之而使行徐州事遣蕭道成鎮淮

陰道成收養豪俊賓客殆盛

**綱**已酉宋泰始五年○魏皇興三年正月**魏**拔**宋**青州執其刺史沈文秀○**目**

初文秀守東陽**魏**人圍之三年外無救援士卒晝夜拒戰甲冑生

蟻雖無離叛之志至是**魏**人拔東陽文秀解戎服正衣冠持節坐

齋內**魏**人執之**魏**主重其不屈拜外部下大天

**綱**庚戌宋泰始六年○魏皇興四年**宋**以**南**兗州刺史蕭道成為黃門侍郎尋

復本任○**目**道成在軍中人民同言其有異相**宋**主疑之徵為黃

文秀始降宋既請降魏魏始受於大失之職乃以持節坐齋去衣不拜號稱不屈高蘇武賊洪之罪人豈取世

田曹生蟻  
沈文秀持節不屈  
養豪俊  
蕭道成收

沈攸之固執以為不可